

歷史空間

# 西溪 最安靜的風景

記得沈從文先生說過，再美麗的風景，如果沒有安靜，那都是大打折扣的。在我心目中，最安靜的風景，莫過於杭州西溪濕地。

初聞西溪濕地，是源於馮小剛執導的電影《非誠勿擾》。葛優與舒淇演繹的徵婚故事，曾在如詩如畫的西溪濕地浪漫發生。西溪濕地一夜成名，被打上了戀愛天堂的標籤。西溪，成為多少人希望好夢成真的地方。

西溪濕地，我來了。雖是順便造訪，但確實為你而來。

時光荏苒，對你的印象卻愈來愈清晰，思念愈來愈濃烈。你不再是路人甲，不再是雷同的風景，不再與我毫無絲縷的聯繫。不知何故，不知源於何時，你若清水仙子翩然來到我心裡。我要來看望你，見識你的容顏，傾聽你的水語，感受你的魂魄，承惠你的洗禮。我滿懷愛慕而來，來到你身邊，在你的夢裡。

飛機晚點，朋友接上我們轉轉來到下榻的酒店時已是午夜時分。城市夜未央，街道上依然車水馬龍，霓虹閃爍。車子拐下文二西路，行駛不遠便鑽入密林，彷彿世界一下子隔絕起來，四周悄無聲息，狹窄的林蔭小道僅容對面的車扭着身子錯過，兩旁被樹木遮得望不出去。正走間，冷不丁車子拐進路旁的院門，原來是住宿的酒店到了。掩映在參天樹木之中的酒店，磚木結構，古色古香，毫不起眼。朋友說，這裡就是濕地的中心地帶了。驚得我半天沒敢出聲。就這樣到了你身邊，沒有一點思想準備，連呼吸也偏促起來。

這間以你名字命名的酒店，也只有一位小姑娘在靜靜地迎接我們的到來。大家都蹣跚地找到各自的房間，彷彿被這裡的寧靜感染。洗去一路的顛簸疲憊，早早地入睡，期待清晨精神抖擻地見你，西溪。

我被相逢的激動喚醒。你是什麼樣子呢，西溪？沉魚落雁，還是傾國傾城；小家碧玉，還是豪放多情？我緩緩拉開隔在我我之間的窗簾，迫切而又忐忑。那是一片怎樣的綠啊，青青蔥蔥，密密匝匝，錯錯落落，擠在了窗前，一直延展，直到遠處霧靄氤氳的地方。我拉開窗，讓金色的陽光鑽進來，讓綠色的空氣透進來。尾隨而來的是嘖嘖喳喳的鳥鳴，仔細望，天空、樹上、草間，追逐嬉戲的滿是小鳥，健碩的，小巧的；頭羽灰黃的，花枝招展的；直衝雲霄的，蹣跚覓食的；打鬧嘶叫的，孤立枝頭的。在我眼裡牠們都是益鳥，百鳥爭鳴，沒有聒噪，而是韻律的和聲。蟬噪林逾靜，鳥鳴山更幽，我愈發感到你的賢淑，你的沉靜。

我們耐不住性子，唇邊早餐的米粒還沒有揩去，就往濕地的深處奔去。西溪泛舟，隨心徜徉，是這裡的極致。搖櫓船非常時興。沒有馬達的轟鳴，一舟一楫一漁翁，槳聲樹影，簡單小吃，地道龍井。我們散坐在船上，任憑船家引領我們在清清溪流裡穿行。船家是位樸實的漢子，卻能細聲慢語把你介紹得風情萬種。他是喜歡你的，為了重梳你的妝容，他痛快地遷出了世居的地方。對做出的犧牲，他說得很平靜。不是這裡的居民都有你的性情。

西溪，你一定是水做的。這滿園的清流，讓你生得目秀眉清。七成的



西溪守住了安靜的風景。

網絡圖片

面積都是水面，河港、池塘、湖漾、沼澤星羅棋布，六條河流交錯縱橫。水道如巷，河汊如網，魚塘如珠，諸島如棋。清晨朝陽，薄霧裊裊，正所謂「一曲溪流一曲煙」。俯身撩水，清冽潤手。魚翔淺底，逶迤盤旋。水草茂盛，開合隨船。驀然回首，漿犁水田。水道時而狹窄幾不可過，時而豁然開朗，一片湖泊。河無湍急，平坦無波。急慢由心，渾然忘我。西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目，滌我心。在你的清澈潔淨面前，怎不令鶯飛戾天者望峰息心，經綸世務者窺谷忘返。

我們都是平凡人，抵擋不住你致命的恬靜。乾隆又如何呢？照樣拜倒在你的青色裙下。船家遞給我一本小冊，閒翻中居然發現這裡曾有皇恩浩蕩。且說乾隆皇帝對江南情有獨鍾，曾六下江南遍尋美景。一日在西湖涼亭小憩，九月丹桂飄香，西子波光點點，可皇帝就是不提精神。歎曰：「西湖，江南錦繡之地，一年四季風景各異；西湖之美，猶如小家碧玉，美在秀和柔，多有閨閣之氣，卻少鄉野村婦的野和直。」有沈姓老者見機啟奏，何不到西溪一遊？乾隆從諫如流，欣然前往，喜形於色。興之所至，賦詩讚曰：「西溪尋幽處，東眺明湖影。竹游既曲折，煙村亦僻靜。」你的安靜，已經御批，不勞我等小斯多費口舌。

棄船登岸，拾階而上，我們來到孤島密林探幽尋勝。西溪，你是空靈勝地，人傑地靈。北宋丞相范仲淹的讀書堂就偏隅在你的綠色之中。他曾端坐堂前，把酒臨風，慨然歎曰：「誰道西溪小，西溪出大才。」《天仙配》中董永的家鄉傳說也在這裡，董永墓、董永祠、老槐樹、土地廟、辭郎河、送子頭等遺蹟依稀可見。不能不提的是泊庵草堂。這是明末清初鄭氏的莊園。其讀書樂處，不求聞達，與兩個弟弟在此耕讀自娛，詩禮治家。周邊蘆葦叢生，野趣盎然，高處遠望，莊園似仙島泊於水中，故名「泊庵」。

西溪留下了無數文人的墨寶和足跡。「蘭溪書屋」和「擁書樓」兩處藏書樓，使人領略西溪厚重文化氣息之時，還能重溫昔日隱士清閒避世的佛家情懷。西溪多梅花。西溪梅墅自古就聲名遠揚，吸引眾多文人雅士前來賞梅賦詩作畫。漫步幽徑，體味古人「竹下映梅，深靜幽微，到此令人名利俱冷」的意境。

最負盛名的是秋雪庵，「西溪八景」之一，西溪濕地的點睛之筆。始建於宋，初名「大聖庵」。因為位於孤島之上，向東南一望無際的蘆葦灘地在秋季的明月下，呈現出一片白茫茫的景象，故明末陳繼儒取唐人「秋雪蒙釣船」詩意題為「秋雪庵」。因其獨具一格的田園風情，歷來是文人墨客休閒攬勝、養生和隱居的理想之地。

漫步歷史長堤，垂影千年濕地，尋訪古人聖傑，聆聽暮鼓晨鐘，恍若隔世，四大皆空。俗世煙火皆去也，遁入西溪修行。西溪，你守住了風景，不可或缺的是你那份執著，一份安寧，一份淡定。

字裡行間

黃仲鳴

# 送京娘，害了京娘

偶翻林保淳的《俠客行—傳統文化中的任俠思想》(台北：暖暖書屋，二零一三年九月)，有一段話大得我心，頓引為不相識的知己：

「從小我就喜歡閱讀武俠小說，書中白馬青衫、俊逸瀟灑的俠客，常使我暫時忘卻自己備受形骸所局限困苦，恣意縱橫於想像的江湖世界中。儘管師長嚴禁、社會譏彈，我就是無所忌憚，罔顧一切，藉俠客智勇，拓我萬古心胸。」

這簡直是我當年的寫照。一個少年，家窮，沒娛樂，不喜打球，更不喜與同窗翻山越嶺捉金絲貓，於是耗零用錢沉迷在租書檔裡看武俠小說。林保淳說直到執教鞭，「髮白劍鈍」，其好仍不減；這又是區區的寫照。看武俠，真爽！

猶記得，那時在駱克道的第一工人圖書館看《警世通言》中的〈趙太祖千里送京娘〉，卻十分不爽。故事說青年趙匡胤武藝高強，是個見義勇為、好打不平的俠客。在開封闖了禍，觸犯王法，遠走山西太原，投靠在清幽觀當道士的叔叔，卻被他撞破一個美麗的少女，被一班盜匪強搶禁錮在一座緊閉的殿房裡。趙匡胤俠義心腸，救出少女，送她回家，途中遭盜匪追擊，趙匡胤一一擊退；但當少女抵家後，父母固是喜出望外，還要將女兒嫁給他。趙匡胤卻一口拒絕離開。少女父母納悶，孤男寡女同行千里，關係自非尋常，青年卻拋之而去，怎也說不通，遂嚴詰女兒；少女力加澄清，說趙匡胤品行端正，並無越禮；其父母怎也不相信，少女百辭莫辯，含冤投井而死。

近讀楊楠編著的《〈七俠五義〉與中國古代武俠小說》(長春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，二零零九年十二月)一書，對此事的評價是：

「從書中所描寫的趙匡胤的言行中，我們可以看到豪俠身上傳統俠義精神的光輝美德。趙匡胤做好事不圖回報的行為說明了俠客仗義行俠、施恩不圖報的高尚品德一直存在於武俠小說當中，這也是武俠小說受歡迎的原因。」

這評論很怪，完全漠視京娘之死是這俠士所為；趙匡胤缺少了對世情的思

量 and 道德的顧慮，不應交人後就揮手自茲去，留下京娘孤鳴泣號，這實非俠士的所為。少年時讀了，心裡已經十分不舒服。

因此，趙匡胤雖然俠義為懷，卻非真正的俠士。楊楠說趙匡胤這種「作風」，是「武俠小說受歡迎的原因」，也非絕對。以現當代的武俠小說來考察，太過強調「俠」的小說，讀之每無味，太正經了；我常說，讀羽生之弊，即弊於此；金庸筆下人物，楊過、令狐沖勝過郭靖，就是由於郭太「正經」。

中國傳統的「俠客」，究竟是如「俠」法，韓非子、荀子、司馬遷、班固有何不同？林保淳的《俠客行》有詳盡的解釋，此處不贅。楊楠編著的書，所說欠深入，雖圖文並茂，但很多圖片都是聊備一格，不切合內文，只以說明強硬說之。不看也罷。



作者認為這書所述如蜻蜓點水，欠深入。 作者提供

詩詞偶拾

俞慧軍

二十萬年不算太久  
華夏始祖神農氏  
搭架採藥  
福澤黎民  
庇佑蒼生  
神農頂那片飄逸的祥雲  
分明沉澱了祖先的煙火  
赤橙黃綠的色釉  
是原始人不可的創意  
大巴山脈俯臥的姿勢  
野人出沒的迷霧  
沒有去向的河流  
令神農的子孫流連沉迷  
風景 冷熱洞  
龍泉瀑 香溪河  
金錢豹 華南虎  
神秘的北緯三十一度  
讓長江與漢水相戀了千萬年  
古老的傳說  
宏偉的三峽  
難掩東瞰荆襄的旖旎風景

生活點滴

方政

# 走好，弗帥！

今年10月21日是重陽節，內地返工，香港休假，天氣一樣晴好。

下班時收到在港定居的Eric的信息，說弗帥走了，心中一驚，立即問是因為腎病嗎？Eric答不知。晚些看到香港媒體報道，一中年人踩單車在大圍文禮路附近昏倒猝死，這位中年人正是我在港工作期間的粵語老師弗帥，英文名叫Francis。

初見Francis時是在2013年初，我因工作原因乍到香港，經人介紹去了廣東話班，Francis正在教室講課。他五十歲左右的年紀，中等身材，體態微微發福，頭髮有些斑白、稀疏，梳得齊整，臉形四方，眉濃眼長，面部有幾條長而深的紋路，笑時就自然地呈現出來。Francis講課時一板一眼，不疾不徐，讓我疑心他是專業的老師。後來才知他白天上班，晚上講課，這樣堅持了有七八年，教過的學生不下千人，所以很是敬佩。

說來也慚愧，雖蒙Francis受教，我們大多數學生不知他全名，只緣教課之餘，他喜歡與學生一起搞笑戲謔，有次他在眾人面前模仿劉德華，引得眾人等大呼大叫，於是就有人稱呼他為弗帥，他笑嘻嘻地答應，於是就有了這個叫法。後來我才知笑嘻嘻的弗帥有腎病，要持續治療，再看到他由公司下班，拎着公文包匆匆趕至教室上課時，心裡增加了由衷的敬佩。

某天上課，弗帥沒有出現，由Michael代替，原來弗帥等到了腎源去做移植手術，當時既擔心又高興，望他平安。幾個月後，弗帥又出現了，比從前瘦，頭髮也掉了很多，脖頸間繫了一條絲巾，但精神不錯，笑嘻嘻地打招呼、講課，我們都覺得從前的弗帥又回來了。我工作變動離開香港，走前與他告別，他的體態已經恢復，還是笑嘻嘻的。

今年6月，弗帥來京參加行業會議，我和另一位學生cbook一起招待他。弗帥見到我們很開心，對於各種新鮮菜品來者不拒，一一試吃點評。他初嚐北京豆汁兒時眉頭一皺，放下後聽我講了關於豆汁兒的各種故事後，好奇地試了又試，喝掉多半碗才作罷。臨行前發朋友圈，除了展示美食還感歎時間不夠用。現在回憶起來，覺得弗帥身體裡好像永遠住著的一個年輕人，對着這世界充滿了好奇和熱情。但不料這一別，竟是永訣。聽講，弗帥當天是和學生們一起去踩

單車的。行至行人隧道時不適，下來休息後昏迷，救護員到時，弗帥已經沒有呼吸，初步診斷是死於突發性心臟病。弗帥走時安詳，像睡著一樣。

弗帥是良師，是地道的香港人，每逢講到一些帶掌故的香港名詞，總能引經據典講上一陣子，能把各個歷史時期的東西串聯呈現，特別是講到香港的各種地道小吃時，說得我們一班人口水四流，不能自己。

弗帥又是好夥伴，聚餐、行山，只要喊他，基本都來者不拒。對於我們這些由內地來的學生和工作人員，弗帥從來都是開放的心態來接納我們，坦誠地回答問題，如實地表達意見和看法，從來都不人云亦云。這樣一個有包容、有擔當、有見解的老師確實難得，現在經常提內地與香港的矛盾，但我相信，只要有弗帥這樣的人，都不是問題。

弗帥是虔誠的基督徒，但我不覺得他的善良和熱忱完全來自他的宗教信仰，而在於他本身就是這樣一個人。這樣的結尾，一定是他接到了他的世界的主的召喚，所以先我們一步離開，走向之前他一直嚮往的永恆與平靜之路。而且，行走在途中，在小憩中結束，也真好似他的風格。作為學生、朋友，我選擇在有生之年記住他的教導與幫助，記住他對生活、對人的熱忱。當然，紀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要記住他的帥，這是他願意展示給我們的，也是他的態度。

走好，弗帥！  
節逢重陽，人則罹亡，縹緲而去，徒留我傷。

念我師友，執鞭載道，疇不可過，惡不為阿。

桃李天天，蹊已成道，忽如遠行，歸其懷抱。

行道遙遠，永銘汝好，熱忱落力，維不永傷。



弗帥生前生活照。 作者提供

# 美人在畫

翁秀美

極愛美人圖。

淡雅修長的條幅畫軸上，麻姑拜壽的喜慶，黛玉葬花的憂傷，看嫦娥偷藥奔月去，弄玉吹簫引鳳來。那神仙一般的女子姿容絕美，衣袂輕揚，給人遙遠又動心的遐想。畫面工整細膩，色彩鮮艷，線條一筆一筆，自在遊走，古典韻味緩緩盪開，癡癡看，縱美人如花隔雲端，亦是心歡。

唐代周昉善畫仕女，唐朱景玄《唐朝名畫錄》中說：「周昉又畫士女，為古今冠絕。」著名的《簪花仕女圖》中，那些意態豐腴的女子，薄紗、濃妝、高髻，髮上海棠、芍藥、艷牡丹。粗眉細眼，蘋果一般紅嘟嘟的唇，華麗貴氣，又嬌態可愛。或拈花，或逗狗，閒適安詳的生活畫面，百看不厭。

美人在畫，美韻沁心。

多年前的一個夏天，偶於書攤看到一期雜誌，見一美人面如明月，手執摺扇，身邊蝴蝶翻飛，啊，寶釵姑娘！馬上匯款去雜誌社郵購一年的雜誌，只為每期封面華麗清秀的華三川所繪的十二金釵圖。十二張圖，經歷了春夏秋冬，從歡歌笑語，到嘆息憂思，季節過了，一生也過了，但能收着的一個瞬間，便是長長久久的美好。

之後網上下載了黃均、彭連熙、楊淑濤等

畫家的多幅仕女圖，如戴敦邦的《長恨歌》，王叔暉的《西廂記》，均清雅絕倫，愛不釋手。朋友知我喜好，去北京，帶回一套清雍正十二妃美人畫籤，喜之不盡；愛人從西安帶回的禮物則是一方繪着楊貴妃畫像的布質圍裙，可是提醒我愛美人之際亦不可失於家務？於是貴妃天天隨我周旋於油煙煙火，不過時常清洗，倒也不算唐突了美人。小時候看連環畫上提過，玉環原與李瑛恩愛有加，倘若不入深宮，雖不至於這般鍋頭灶腦的，但也能平淡淡的幸福終老吧。

說起連環畫，便覺得這上面的人物其實更見功力。六十四回的連環畫，文字先分掉小半壁江山，方寸地，看畫家安排庭園、山野、驛站、房屋、器物、人物，一筆不錯，諸多女子的神態、精神、品質，無不契合，令觀者大有共鳴。水漫金山的白素貞，淚灑竹枝的娥皇女英……均栩栩如生。其中文武雙全的女子，更是英姿颯爽，媚媚處，柔情似水；堅強時，不讓鬚眉。其仗骨柔腸，動人心腸。曾描畫過心儀的巾幗美人：梁紅玉船頭擊鼓，穆桂英走馬擒敵，玉嬌龍馳騁沙漠，公孫大娘劍走龍蛇。後離家去了遠方，行走匆匆，許多物件未能隨身，包括連環畫，遂將一千美人丟落塵埃。五年後回家，桃花依舊，書面無蹤，《聊齋》、《鏡花

緣》，我的畫本，嗚呼！僅留存一套16冊紅樓夢小人書，聊以慰藉。

美人在畫，有詩一樣的端莊大方，詞一樣的婉曲嫵媚，所有的線條都是那麼地完美與恰當，清雅脫俗，姿態靈動，彷彿馬上要從畫上走下來，淺波微步，羅襪生塵。然美人終究不曾下來過，她立在畫裡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近在咫尺又遠隔天涯。任時光穿梭百年千年，容顏始終如一，讓世人的眼裡心中，起片片漣漪，生多少愛慕流連。

或許世間美好的一切，只宜這般遠遠地欣賞、品味。天地之間，美景如畫，若美人行過，便似錦上添花。君不見那油紙傘，煙雨小巷，丁香一樣的姑娘，早已成為人們心中經典的唯美意象。

走進古鎮，跨進老宅，掉了色的繡花鞋，小姐床、美人靠，彷彿舊識，莫名歡喜，望之浮想呆呆，琴案上，圓桌旁，欄杆邊，或有當日美人衣衫拂過的痕跡。偶一回頭，一位老婆婆拄拐倚在門邊，微笑着，滿頭銀髮，清秀端莊，焉知她年輕時不是小姐樓上的嬌嬌女？老人的一生，也是一本精美的連環畫吧，時光一頁頁翻閱着收藏着龍的美麗風華，翻到後來，紅顏老去，卻有另一種從容恬淡的美。靜靜凝視，分明是美人在畫，回眸處，淺笑如花。